

朱自清全集

第二卷

朱自清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丛书名：现代名家名作全集

书名：朱自清全集——第二卷

作者：朱自清

出版社：时代文艺出版社

ISBN：7-5387-1419-7/I247

出版日期：2000年1月

定价：1680.00元（全套）



第 二 卷

国文教学

序	387
部颁大学中国文学系科目表商榷	391
论大学国文选目	402
中学生的国文程度	407
再论中学生的国文程度	415
论教本与写作	423
论朗读	435
剪裁一例	444
写作杂谈	454
论中国文学选本与专籍	460
论诗学门径	464
文病类例	470
写作杂谈	485
关于写作答问	490
关于大学中国文学系的两个意见	493

读书指导

精读指导举隅

例 言	503
鲁迅《药》指导大概	505



胡适《谈新诗》(节录) 指导大概	532
柳宗元《封建论》 指导大概	555
略读指导举隅	
例 言	576
《唐诗三百首》 指导大概	578
《蔡子民先生言行录》 指导大概	612
《胡适文选》 指导大概	643

新诗杂话

序	683
新诗的进步	687
解 诗	690
诗与感觉	694
诗与哲理	701
诗与幽默	705
抗战与诗	712
诗与建国	716
爱国诗	722
北平诗——《北望集》序	728
诗的趋势	731
译 诗	737
真 诗	745
朗读与诗	754
诗的形式	762
诗 韵	767
附录：诗与公众世界(译文)	775



国文教学

序

我们将近些年来写的关于国文教学的论文和随笔编成这本书，就题为《国文教学》。这里面以中学国文教学为主，大学的也有几篇论及。我们都做了多年的国文教师，也编过一些国文科的读物给青年们看，本书的各篇文字便根据这些经验写成。不过这些文字都偏重教学的技术方面，精神方面谈到的很少。因为精神方面部定的课程标准里已经定得够详细的。再说“五四”以来国文科的教学，特别在中学里，专重精神或思想一面，忽略了技术的训练，使一般学生了解文字和运用文字的能力没有得到适量的发展，也未免失掉了平衡。而一般社会对青年学生们要求的，却正是这两种能力；他们第一要学生们写得通，其次是读得懂。我们根据实际情形立论，偏向技术一面也是自然而然。

一般社会看得写比读重，青年们自己也如此。但在课程里和实际教育上，却是读比写重。课程里讲读的时数多于作文的时数，是因为讲读负担着三重的任务。讲读一方面训练了解的能力，一方面传播固有的和现代的文化，另一方面提供写作的范本。学生们似乎特别注重写作的范本。从前的教本原偏重示范作用，没有读和写的比重问题



发生。“五四”后的教本兼顾三重任务，学生们感到模范文的缺少，好像讲读费了很多时间，并没有什么实用，因而就不看重它。不过这个问题很复杂，范文其实还只是一个因子。另一个因子是文言。“五四”后一般学生愿意写白话，写白话而读文言是矛盾。再一个因子是教学，教学应该读和写并重，可是讲读的时数既多，而向来教师也没有给予作文课足够的注意，便见得读重了。其实重读也只是个幻象，一般的讲读只是逐句讲解，甚至于说些不相干的话敷衍过去。学生们毫无参加和练习的机会，怎能够引起他们趣味，领导他们努力呢？

青年们不愿意读文言，尤其不愿意读古书，是因为不容易懂，并且跟现代生活好像无甚关系似的。若能在现行的标点分段之外，加上白话注释，并附适当的题解或导言，愿意读的人也许多些。到那时青年们也许就可以看出中国人虽然需要现代化，但总是我们中国人在现代化，得先知道自己才成；而这在现时还得借径于文言或古书。我们尽可以着手用白话重述古典，等到这种重述的古典成为新的古典时，尽可以将文言当作死文字留给专门学者学习，不必再放在一般课程里，但现时大家还得学习。可是现行课程标准规定初中一年起就将文言和白话混合教学，而文言的比例逐年加增，直到大学一年整个讲读文言为止——效果却不好。学生们不但文言没有学好，白话也连带着学得不够好。教本里选的文言花样太杂，固然使他们不容易摸着门路，而混合教学也使他们 徨，弄不清文言和白话的分别。我们赞成本书附录里浦江清先生的主张，将白话和文言分别教学。并且主张文言的教学从高中开始，初中只学白话；大学一年也还该在作文课里使学生们读些白话范本。作文该全写白话；文言教学的写的方面只学到



造句就成。

青年们不看重讲读，还有一个原故。他们觉得讲读总不免咬文嚼字费工夫，而实际的阅读只消了解大意就够；他们课外阅读，只求了解大意，快当得多。他们觉得只有这种广泛的阅读才能促进写作能力的发展；讲读在一年里只寥寥三四十篇，好像简直没有益处似的。但是没有受过相当的咬文嚼字的训练或是没有下过相当的咬文嚼字的工夫的人，是不能了解大意的，至少了解不够正确。学生们课外阅读，能以了解大意，还是靠多年的讲读教育——虽然这种讲读教育没有很大的效率——或是自修的工夫。不过阅读有时候不止于要了解大意，还要领会那话中的话，字里行间的话——也便是言外之意。这就不能太快，得仔细吟味；这就更需要咬文嚼字的工夫。再说课外阅读可以帮助增进写作的能力，固然是事实，但一目数行的囫囵吞枣的读下去，至多只能增进一些知识和经验，并不能领会写作的技术。要在写作上得益处，非慢慢咬嚼不可。一般人的阅读大概都是只观大意，并且往往随读随忘；虽然快得惊人，却是毫无用处。随读随忘，不但不能帮助写作，恐怕连增进知识和经验的效果也不会有。所以课外阅读决不能无条件的重视，而讲读还是基本。不过讲读不该逐句讲解，更不该信口开河，得切实计画，细心启发，让学生们多讨论，多练习，才能有合乎课程标准的效率。

这就要谈到师生的合作和学校的纪律了。讨论教学技术，无论如何精确，若是教师不负责任，不肯干，也是枉然。现在一般国文教师的情形，本书中有专篇讨论。我们觉得负责的教师真太少了。教师得先肯负责，才能谈到循循善诱，师生合作。教师不负责，有的因为对教学本无兴趣，作教只是暂局。这种人只有严加淘汰一法。有的因为



任课太多，照顾不及。这种人也许减少钟点调整待遇可望改善。有的却因为一般纪律不好，难以独严。学校纪律不好，有时固然由于一般政治和社会的情形，不是某一学眩的责任，但多半还是由于学校当局不尽职或才力不足。只要当局能够和教师通力合作，始终一贯，纪律总可以相当严明的。话说回来，即使学校纪律不好，一个教师也还有他可购的责任。只要诚恳公正，他在相当的限度之内也还可以严格教学的，所谓事在人为。本书里许多文字虽然根据经验写成，却也假定了一些条件，如学校纪律相当好，教师肯负责的干等；从这方面看也就不免还是些理想。不过理想是事实之母，只要不是空想，总该能够一点一滴实现的。我们在期待着。

我们将自己的文字分编为上下两辑。另有浦江清先生《论中学国文》一篇，我们觉得其中精到的意思很多。感谢他的同意，让我们附录在这里。

叶圣陶 朱自清

1944年10月。



部颁大学中国文学系科目表商榷

二十七年，承教育部委托撰拟大学中国文学系科目草案，我就和罗莘田先生（常培）一起商量，拟成了一份，送到部里。那草案实在是我们两个人的共同意见。那草案后来又经过一番修订，二十八年六月，交给大学各学院分院课程会议讨论。同年八月教育部根据这次会议的结果，颁布了分系必修选修科目表，到现在已经施行了整三年了。

这次课程会议，我因为学年正在结束，分不开身，不能到重庆出席去。草案上既没有说明的文字，自己又没有能够向到会的诸位先生阐述一切，起草人的用意不免有被忽略的地方，也是自然的。这是我的一宗遗憾。科目表颁行后，从去年以来，陆续见到些批评的文字。金陵大学中国文学系主编的《斯文》上就有三篇，作者依次是程会易（一卷十六期）、余贤勋（一卷十九期）、张守义（二卷一期）三位先生（余先生已故）。《高等教育季刊》一卷三期朱光潜先生《文学院课程之检讨》里也有专评中国文学系科目的话。还有，罗莘田先生、王了一先生（力）曾各写过一篇文，论到语言文字组的科目，载在《中央日报》昆明版附刊的《语文》上。此外也许还有别的文字，但我见到的只是这些。

原案的用意，第一在“中国文学系得设文学及语言文



字两组”。感谢那回出席的诸位先生，这个意见被采纳了。我们所以这样主张，是因为眼见这二十年来中国语言文字学的突飞猛进，觉得应该训练些人才适应这种新兴的专业，促进它的发展。这是实际的需要，至少我们和一些同行同事都觉得如此。但是语言文字和文学关系密切，决不该打成两橛，我们是知道的。我们并没有糊涂到主张将中国语言文字独立设一学系；而且在两组科目里我们兼筹并顾，希望学生能够融会贯通，不致有偏枯的毛病。但这个分组的意见虽然被那回课程会议接受了，却似乎还没有得到一般的重视。只看现行科目表里对于语言文字的科目安排得未尽妥善，以及上面所举的《斯文》里的三篇文字都只论文学组的科目，不曾提到语言文字组，就可知道。朱先生且主张还是不必分组的好。这里我要大胆地指出，至少有一两个大学的中国文学系早就在抗战前分了组；这样训练出来的语言文字组的毕业生，至少有一些已经有成绩可见。这事实似乎是值得留意的。

原案的第二层用意在于注重或提倡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我们将文学史分为四段，分量特别重。这是文学组的必修科目。另设中国文学史概要一科，定为语言文字组必修。文学组注重中国文学史，原是北京大学的办法，是胡适之先生拟定的。胡先生将文学史的研究作为文学组发展的目标，我们觉得是有理由的。这一科不止于培养常识，更注重的是提出问题，指示路子。这一科该注重使学生阅读原料，使他们尽量接触——最好是熟悉——朱先生所谓“权威作家与重要作品”；编印文学史选读材料或指定专书使学生阅读，都要他们作报告（中国文学史概要也得这么办，不过缩小规模罢了）。从这一科可以向许多方面发展：



或向古代文学如《诗经》、《楚辞》等方面去，或向各代诗文或向各代大家名家方面去，或向戏曲小说方面去，或向文学批评方面去。这些得看各校师生的修养和兴趣以及图书的设备等等而定。各大学的中国文学系或中国文学系的文学组可以从这一科里发展各自的特长。这科目决不是刻板的讲章，如一般人所想像的（程先生主张设中国文学专题研究六至十二学分，意见和我们近似，但他将这一科列为选修）。可惜我们错过了说明的机会，课堂会议将那四段文学史都删掉了，只留下那不分段的。

这一点是现行科目表里最该斟酌的，我们认为分段的中国文学史是文学组主要的基本科目。此外，如上文提到的表中语言文字科目的安排，也未尽妥善。程先生指出文字学概要不该排在第三学年，是很对的，而表中这科目下面注道，“形音义并重”，似乎更忽略了二十年来声韵学的发展。我要指出，民国五六年间北京大学就将文字学分开形义和音两科教授了。这两科是工具的基本科目，文学组该和语言文字组受一般的训练，才可以通读古书，洞明语义。倒是语言学概要，范围较广，和文学组的关系不及这两科密切，可以无须列为必修。又如文学组选修科目里的古声韵学应该就是语言文字组必修科目里的古音研究，不知何以别立名称。还有，原案里两组的选修科目都将目录学和校勘实习列在头里。现行科目表中却只列入语言文字组的选修科目里。这一层的不妥处，程先生已经论过了。还有，各体文习作一科下注“包括古代现代各体”，似乎太广泛，事实上难行，理论上似乎也不必要。这一点下文再论。至于程先生论选修科目的重要和庞杂，语多中肯。这里只想补一句，就是，中国近世史和中国地理（总论）



也列在选修科目里，似乎太不调和了——学生尽可选习这两科，但不必列在表里。

批评的文字中，罗、王二位先生和我的意见没有什么出入，他们的两篇可以不必讨论。别的几篇，细节上虽然各不相同，但主要的意见似乎是一致的。第一项是，中国文学系经史子集应该并重，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系应以国学为主。朱先生说，“每国学问皆有其历史背景与传统，为长久经验所积累而成，自有其存在之理由”。这自然不错。但我们接受传统，应该采取批评的态度。按从前的情形，本来就只有经学，史子集都是附庸；后来史子由附庸而蔚为大国，但集部还只有笺注之学，一直在附庸的地位。民国以来，康、梁以后，时代变了，背景换了，经学已然不成其为学；经学的问题有些变成无意义，有些分别归入哲学、史学、文学。诸子学也分别划归这三者。集部大致归到史学、文学；从前有附庸和大国之分，现在一律平等，集部是升了格了。这中间有一个时期通行“国学”一词，平等地包括经史子集。这只是个过渡的名词，既不能表示历史的实际，也不能表示批评的态度，现在已经不大有人用了。我们的原案至少是在努力采取批评的态度去接受传统的。如文学组必修科目原将文字学、声韵学列在最前头，词选、曲选原没有，又列专书选读两目（第二目原只包括《四史》，没有《晋书》）；这些都是采取传统的态度。又如我们努力将必修科目减少，给学生多选习别系科目——特别是历史学系和哲学系的科目——的机会，培植他们的广博的基础，这也正是采取传统的态度，不过方式不同罢了。至于“文学”一词的涵义，照现行的用法，似乎有广狭之分。论现代文学多用狭义，和西洋所谓文学



略同。论前代文学便只能用广义，是传统的“文”和狭义的“文学”的化合语。“中国文学史”一词中的“文学”当然是广义的。朱先生恐怕有人“误于‘文学’一词”，以为“吾国文学如欲独立，必使其脱离经史子之研究而后可”。至少我们自己相信还不至于如此。

第二项是，学生应该多读专书；专书包括朱先生所谓“古典名著”和余先生所主张的诗文词曲各专集。这原是很好的意见，我们一向也有同感。但专书太多，得加别择；专集可斟酌列入选修科目，古典名著却该列入必修科目。可是，即以古典名著而论，文学组科目表里标举的群经诸子四史等，也还只能“选读”，要学生一一读遍，恐怕是很难做到的。除非取消别的科目，只读这些；那显然是太专固了。程先生说得好：“历代典籍，文理艰深，若详加衍释，虑有非每周三小时一年所能卒业者。故此科之设，重在举一反三。其中一部分，似可期以半年，俾可多读数种。”我们的意思也是如此。这样看，文学组原列专书选读两目为必修，似乎不算少；但语言文字组只有一目，确是嫌少，我承认。学生不但应该多读专书，而且应该多读书。朱先生所攻击的“概要”、“学史”、“研究”等科目，毛病似乎不在“偏重常识”——“概要”偏重常识，“学史”、“研究”并不然——而在学生只听讲，不读参考书，不切实的作报告。这些科目若教者得人，能够诱导学生去切实读书，在成效方面可以和专书选读相得益彰。

上文提过各体文习作一科目，程先生、张先生都很注意习作。程先生的意思似乎是说，必修科目表中所列文诗词曲诸选，本该像选修科目中的“现代中国文学讨论及习



作”一样附带习作。现在这些既然不附习作，他主张各体文习作加成六学分，第二、三、四年必修，以散文、骈文、韵文为次序；韵文又分诗歌和词曲。事实上现在各大学文诗词曲选诸科有附带习作的，这样主张的人也不少。他们以为：习作了才知道甘苦，再说，大学中国文学系的学生都不习作这些，这些体恐怕要失传。文诗词曲选诸科不附习作，是我们的主张。我们觉得欣赏与批评跟创作没有有机的关联，前两者和后者是分得开的。在文学批评发达的今日，欣赏与批评也得“豫之以学”，单凭阅读与创作的经验是不够的。这里阅读的经验自然不可少，而且多多益善。创作的经验虽然也可帮助一些，但这种经验发展得难些慢些，总是落在阅读的经验后面，常语“眼高手低”可以为证；所以与其分力创作，不如专力阅读。至于“现代中国文学讨论”附习作，是恐怕埋没了一些有创作才能的学生，并非从欣赏与批评着眼。据现在的环境和青年的修养，有创作才能的学生走现代文学（白话文学）的路子，自然事半功倍。如有对于旧来各体发生兴趣的，我们原意教师可以在课外帮助这一些学生。但我现在想，文学组的选修科目里可以列入诗词习作；只消诗词就够了，别体现在作的人似乎已经不多。现在回到各体文习作，原案的用意只是学生多学一年应用的（广义）文言。我们看到一般学生的文言写作训练实在欠缺太多，而社会上暂时还需要文言，觉得有责任使大学中国文学系学生学会应用的文言。我们的目的只要使学生学会写作论文和应用文件。张先生主张将这一科改为“札记注疏文习作”，和我们的第一个目的是相近的。记得原案里这一科似乎只称为“文言文习作”，全年二学分。现行科目表中改为各体文习



作，两年四学分，又加注道：“包括古代现代各体”。“古代现代各体”太广泛了，恐怕学不出什么来。西南联合大学将两年分配到白话文和文言文上，文言文注重应用；让学生除学习一年文言文外，多学一年白话文。这样办似乎切实些。

根据上面的讨论并参考各位批评者的意见，我现在拟就中国文学系必修科目表等四种，请国内贤达指教。这里两组的必修科目表中，我都先列工具的基本科目，次列主要的基本科目，次列一般的基本科目。比较现行科目表，专书选读的办法改了，分量也加了。——文学组的历代诗文选是补充专书选读的。选修科目表中，文学组加了目录学和校勘实习；又加了专集选读。这里的专集指杜、韩两家以外的而言——杜、韩两集比较重要，已列入专书选读（四）了。诗词习作也是新加的。语言文字组的选修科目，参考罗、王二位先生的意见删改了些。——本文承他们二位和闻一多先生看过，都给了很好的意见，附此致谢。



中国文学系必修科目表

科目	规定学分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第四学年		备 注
		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文字学	4	2	2					
声韵学	4	2	2					
专书选读（一）	3			3				群经（一种）
专书选读（二）	3				3			诸子（一种）
专书选读（三）	3					3		史记或汉书
专书选读（四）	3						3	楚辞文选杜工部集韩昌黎集（一种）
中国文学史（一）	3			3				周至汉末
中国文学史（二）	3				3			汉末至隋
中国文学史（三）	3					3		唐宋
中国文学史（四）	3						3	元明清
历代文选	3 + 3		3		3			周秦、汉魏、六朝、唐宋，各为一段，每段三学分。本组学生必须选习两段。
历代诗选	3 + 3	3		3				汉魏、六朝、唐宋，各为一段，余同前目。
各体文习作	2	1	1					专习文言，注重著述体及应用文件。
毕业论文或研究报告	2					1	1	
第二年外国文或西洋文学史	6	3	3					外国语文系科目
总 计	54	11	11	9	9	7	7	

附注 中国文学系得设文学及语言文字两组；其不分组之中国文学系及分组后之文学组，通用本表及下表。



中国文学系选修科目表

科 目	规 定 学 分	设 置 学 年	备 注
目录学	3	第二学年	
校勘实习	3	第二学年	
词 选	2	第二学年	
曲 选	2	第三学年	
小说选读	3	第三、四学年	
戏曲选读	3	第三、四学年	
现代中国文学讨论及习作	2	第二、三学年	
中国文学批评研究	4	第三、四学年	
传记研究	2	第三、四学年	
专集选读		第三、四学年	本科不定子目，由各 校斟酌设置。一学年 内至多设置两目，每 目不得超过全年四学 分（但杜韩两集另列 入专书选读“四”）。
语言学	4	第三、四学年	
训诂学	4	第三、四学年	
中国文法研究	4	第三、四学年	
中国修辞学研究	3	第三、四学年	
诗习作	2	第二、三学年	
词习作	2	第二、三学年	

附注一 专书选读诸目中，已修习一种专书者得更选修他种（例如已修习《周易》者得更选习《毛诗》）。

二 表中二学分三学分之科目，均系一学期科目。